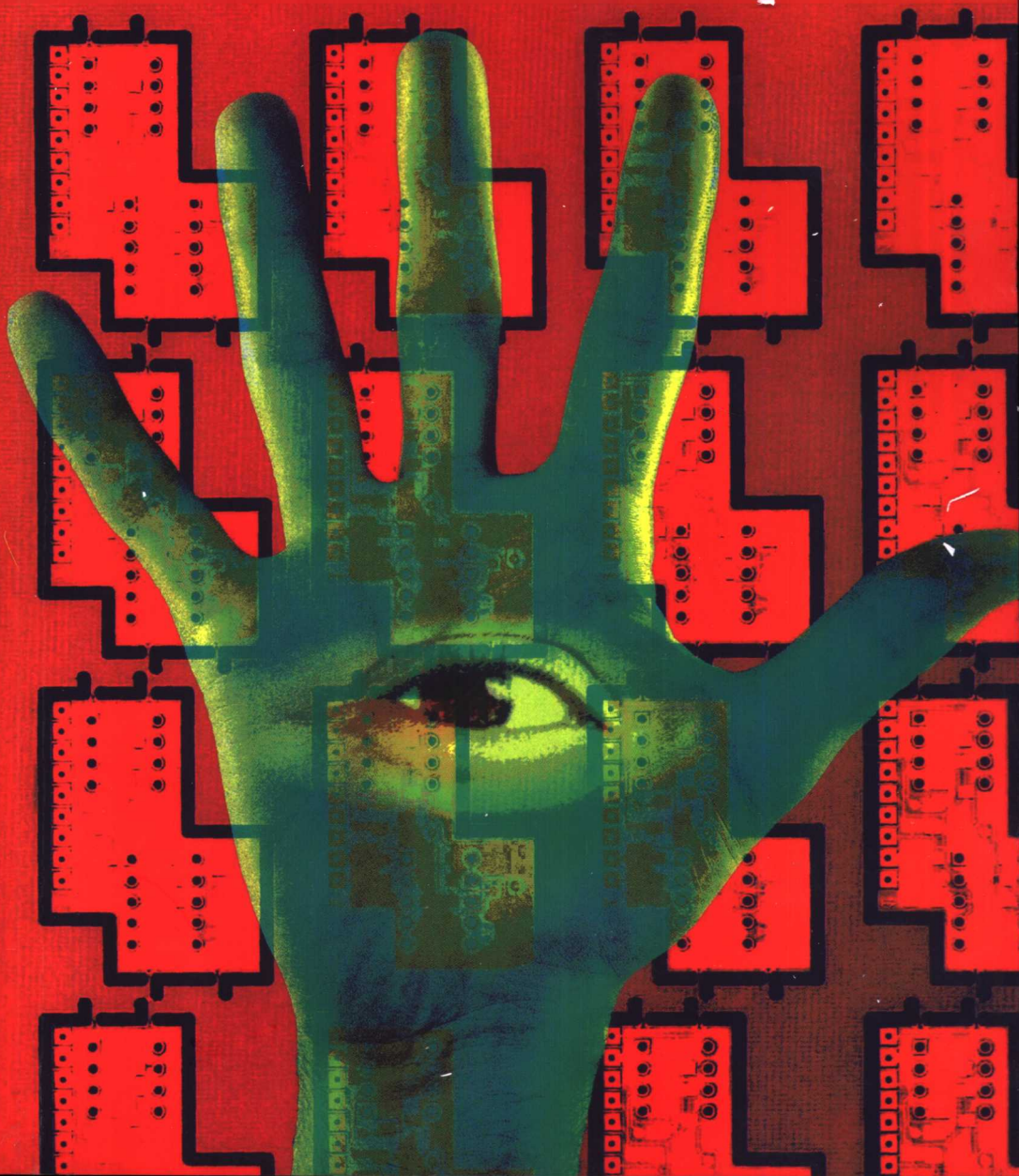


山东人民出版社

走向成功的自我

对成功人生的哲学透视

王学川 颜桂珍
张应杭 著



走向成功的自我

——对成功人生的哲学透视

王学川 颜桂珍 张应杭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成功的自我：对成功人生的哲学透视/王学川，
颜桂珍，张应杭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10

ISBN 7-209-03057-3

I. 走... II. ①王...②颜...③张... III. 人生
哲学—通俗读物 IV. 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4734 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新华书店经销 东营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9.625 印张 260 千字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19.50 元

目 录

导论:自我成功的哲学思考.....	(1)
上篇 成功自我的认知	(21)
第一章 原欲的认知	(22)
一、成功的原欲分析.....	(23)
二、原欲的张扬与节制.....	(28)
三、成功欲的有效规范.....	(39)
第二章 人性的认知	(45)
一、人性究竟是什么.....	(45)
二、追求成功中为什么要反对人性自私论.....	(54)
三、合理利己主义批判.....	(66)
四、成功自我的个性发展.....	(75)
第三章 自由的认知	(79)
一、自由不是随心所欲.....	(80)
二、自由与责任、义务	(91)
三、拥有真正自由的心性.....	(97)
四、个性自由的实现及其条件	(105)
中篇 成功自我的追求.....	(111)
第四章 真爱的追求.....	(112)
一、爱情之于自我成功的意义	(113)
二、爱情的矛盾本性	(118)
三、爱情的审美历程	(129)
四、成功的爱是一门艺术	(138)
第五章 德性的追求.....	(146)

一、形成正确的善恶观	(147)
二、美德是成功人生的通行证	(150)
三、恶之性的扬弃	(159)
四、德性的修养过程	(168)
第六章 人生的审美追求	(177)
一、寄情山水之美	(178)
二、让艺术熏陶人生	(183)
三、人格美的塑造	(191)
下篇 成功自我的超越	(199)
第七章 命运的超越	(200)
一、成功通常意味着破除命运的神话	(201)
二、痛苦之于成功人生的意义	(209)
三、主宰自我人生的成功法则	(220)
第八章 平庸的超越	(233)
一、不平凡自我的内涵与表征	(234)
二、在孤独中孕育不平凡	(240)
三、在优雅与崇高中超越平庸	(248)
四、塑造非凡的气质美	(258)
第九章 生与死的超越	(266)
一、生的成功	(267)
二、成功的心灵元素	(275)
三、面对死亡的智慧	(280)
四、超越死亡,走向不朽	(287)
结束语	(297)
主要参考文献	(301)
后记	(303)

导论 自我成功的哲学思考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老子

是英雄使自己成为英雄，是懦夫使自己成为懦夫。

——萨特

当古希腊最早的一批哲人把哲学定义为“爱智慧”时^①，这无疑是以异常深刻的语言界定了哲学这一学科最本质的功能。哲学的这一爱智慧、追求智慧的本性可以指向自然、指向社会，但更多的则是指向人类自身的存在。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哲人要对“智”与“明”作如下的界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第三十三章）的确，人类从自己诞生的那一刻起，可以不对外部世界进行认知，但生

① “哲学”一词，并非汉语中本来就有的，而是由日本明治时代的哲学家西周于1862年从英语翻译而来的。英语中的哲学 Philosophy 一词，又由古希腊 philein 和 sophia 两词演绎而来。philein 是“爱”的意思，sophia 是“智慧”的意思，两者结合起来就构成“爱智慧”的意思。

存和发展的基本欲求却促使我们必须对自身的存在进行认知和反思。因此,哲学的智慧之光对人类自身的存在境遇作一理性的烛照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人生的成功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所有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根据也就从中被确立了。

当然,我们承认对人生如何成功问题的思考可以不是哲学的,而是经验的或常识的,甚至可以是感性经验的,但哲学作为理性的最高睿智以其智慧能使这种思考达到普遍必然的层面。我们在本书中就借助这一理性的睿智把纷繁复杂而又变化多端的成功人生历程化繁为简地归纳为“认识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自我”这样一个具有普遍必然的逻辑过程。我们对成功问题的哲学思考也就贯穿于这个逻辑过程的始终。

一、成功人生的认知前提:认识自我

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命题“认识你自己”,他的后继者柏拉图进一步发挥道:“我们知道许多外部世界的知识,但我们却很难认识自己。”

所以,千百年来,几乎所有的思想家们都在探究人类自身,企图认识自己。起初,人类甚至不知自己是什么。当人类的理性迈过了多少沟壑,走过了多少夜路中的迷途,终于认识到自己是人,并在高举大写的“人”的理性旗帜时,“司芬克斯之谜”^① 仿佛被破译了。然而,人类理性马上便又发觉,“司芬克斯之谜”并未真正被破译,而是在跨过了俄狄浦斯的悲剧之后以另一种形式提出这个谜。于是,“人是什么”便又重新困惑着人类。而“人是什么”这是一个无人称性的一般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的更具体的提法便毫无例外地被归纳为:“我是谁?”这个司芬克斯谜底之谜便又成为一个亘古及今的

① “司芬克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他总出谜给过往行人,不能解者为之而丧生。这个谜面是这样的:什么东西早上四条腿,中午两条腿,而晚上则三条腿。后来这个谜底最终被俄狄浦斯解出,谜底是人。

谜,困惑着每一个历史与现实中的“自我”。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曾这样喟叹:“我的天主,我究竟是什么?我的本性究竟是怎么样的?生命真是变化多端、形形色色、浩无涯际……”^①

的确,认识自我,获得“我是谁?”的答案是艰难的。曾有人问哲学家第奥根:“世界上什么事最难办到?”这位哲学家的回答是:“认识你自己。”在我们的理解看来,认识自我的艰难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每一个“自我”都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世界:“自我”既是生物的,又是社会的;既是内在的,又是外在的;既是恒定的,又是变化的;另一方面,对自我的认识又正如法国哲人帕斯卡所声称的那样,“自我的判断又总是随情绪而变化”。所以,在我们的观念和意识里,现实的、可能的、偏见的、想像的、希望的、幻想的等等交织在一起,构成每一个独特而又复杂的自我。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佛家才会认为“我是谁”的问题是无常的,可以用“无常”这个概念来把握自我的真实存在。这个说法无疑有一定的合理性。认识自我的艰难正在于自我常常是飘忽不定的。即便从常识的角度,我们也常常可以发现,在自我的观念和意识中,同一段路有时觉得很长,有时又觉得很短;同一件事有时觉得很有趣,有时又觉得很乏味;同一个人有时可以对他很亲切,有时则又对他很厌烦;有时你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而有时你又会认为自己将一事无成,如此等等。这使得自我时而欢快欣慰、踌躇满志,时而又愁肠百结、不能自己。而这一切的“无常”却又都是真实的。也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法国哲学家狄德罗断言:“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黑暗、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而每一个自我也正是这样一种矛盾的复合物。人的认识在这里几乎要陷于望“我”兴叹的艰难境地。

然而,自我是人生的开端,而认识自我则构成成功人生的逻辑起点。因此,我们别无选择,我们惟有认识自我。尽管“我是谁”是一个最简单却又最复杂,最不言而喻却又最难以述说清楚的问题,但人类

^① 奥古斯丁:《忏悔录》,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201 页。

的理性和智慧并没有因此而却步。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以来,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思想家为着这一个问题进行着艰苦而执著的探索。这是一个充满艰辛的探索过程,但人类的理性依然是执著而坚定的,因为没有这种认识上的探索,便没有自觉的追求,也便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生活。即便从逻辑上进行推演,我们也知道惟有认识了自我,才可能实现自我,从而在实现自我中拥有真实的人生。

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考察,认识自我对于成功人生的意义可以作如下两方面的分析:

其一,人类总是在认识和洞察了自我之后,才可能去认识和改造外部世界从而获得成功。因此,尽管我们在还没有形成自我意识时便开始生活了(譬如在童年),但这种生活却是不自觉的,一般表现为对别人的模仿。只有当我们对自我有一个明确的意识,并形成一系列关于自我的判断(譬如“我是一个独立的人”,“我要成为我自己”等)时,我们才真正开始独立地与外部世界进行作用,从而开始真正的人生。如果没有以这样一种自我认识来反省和洞察自我,那么,自我内心的疑虑、不安和困惑便一直要纠缠和纷扰我们,使我们根本无暇关注外部世界,更无从去实现自我和创造人生。也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哲人才特别强调如下这个关于自我认知的命题:“欲论人者,必先自论;欲知人者,必先自知。”(《吕氏春秋·先己》)

其二,人类也正是在自我认识中发现自我的潜能从而实现自我的成功人生。给人类带来了数千种发明的爱迪生在发现自己的才能时曾惊讶地感叹道:“我终于发现自己是多么了不起!”爱迪生的喟叹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人的潜能是无限的。我们只要认真地审视一下自己,或许便可以发现,自己所蕴藏着的才能是多方面的,只是因为惰性,才使这些才能湮灭了;或许还可以发现自己本来是充满同情和友爱的,只是由于对人性缺乏理解,才使自己对别人有那么多的淡漠甚至敌视;甚至还可以发现,自己的理智和智慧足可以使自我成为一个伟人,只是由于太多的冲动,才使自己做下了许多的蠢事而碌碌无

为,如此等等。因而,如果每一个自我都有一个明确的自我认识,那么,自我在人生中便会因为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追求而能够实现理想的自我。

因此,自我认识对人生是至关重要的。这也就足以使我们能理解为什么自我认识尽管是如此艰难,但从古到今,人类却从未放弃过这一认知上的追求。因为理性的思考使我们意识到没有自我认识的人生,只是一种自发的人生。所以,歌德说:“每一个人都必须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去思考;因为他在自己的道路上,就会发现能帮助他度过一生的一条或者一种真理。”^①

然而,只要对现实人生作一简单的考察,便可以发现一个客观的事实:许多人并没有自我认识的意识,他们没有时间或者根本没有想过要去认识自己。难道他们就没有生活,就不拥有人生了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他们也拥有人生,因为这是一种事实存在。可是,从这一事实出发,有许多人便对认识自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持怀疑和否定态度。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就这样描写过自己的主人公:“当列文想到自己是什么人和他为什么活着时,他找不到答案并因而感到失望;但当他停止问自己这个问题时,他又仿佛既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又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他可以坚定而明确地行动着和活着……”^② 托尔斯泰所描写的这种情形当然存在,但这只能证明认识自我的艰难,而并不就能由此否认认识自我的重要性。事实上,我们知道,自我可以在不同的境界中存在,人生因此也有不同的追求。人们当然可以在没有自我认识的情形下存在并生活着,而且还很可能自得其乐(譬如鲁迅笔下的阿Q),但这只是一种“自发”的人生,而那些具有自我认识的人生,由于有一个明确的人生目的,则是一种“自觉”从而也是“自由”的人生,而这才是真正的人生。

因此,尽管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匆匆忙忙地生活着,从来没有

① 《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② 科恩:《自我论》,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381页。

时间和愿望要想认识自己,而且他们也可以生活得很知足和快乐,但人生哲学还是要求每一个人认识自我。这就犹如登山,当我们爬上一级级石阶最后到达山顶时,那“一览众山小”的境界带给我们的不仅有审美的愉悦,而且还有征服的快乐和超凡脱俗的体验。自我在孜孜以求地认识自己,并在最终真正把握自我时也会产生同样的感觉。这时我们会觉得自己达到了一种与自我完全默契和同一的境界:我们可以完全预测自己的行为并控制自己的行为,与此同时,自我还可以最大自由地理解并体验发生在周围的人身上的行为和感情,有时甚至觉得自己对整个人类的认识都变得深刻起来。于是,我们便会因此而变得充实而自信。所以,只要我们的自我认识不是为认识而认识,不会因为对自我的冥思苦想而忘记了现实的人生,那么无论如何,我们可以不去认识别的什么东西,但却必须认识自己。否则,我们便没有真正自觉的人生。

然而,我们却可以肯定地说,自我认识是艰难的。这就正如有人断言的那样:如果说哲学家在论证自我认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方面显得轻松自如的话,那么,科学家在告诉人类如何获得正确的自我认识方面却显得困难重重。而这正是认识自我的艰难性的又一印证。

可以肯定地说,在哲学的睿智面前不存在不可认知的对象。对自我这一认知对象,哲学的智慧至少可以给我们如下的启迪:

其一,我们必须善于走出自欺的认知迷误。《老子》曾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第三十三章)但是,由于在自我认识中,作为认识主体的自我同时又是认识的客体,所以自知之明在这里显得特别的艰难和不易。自我在这个认识的过程中常常以“非自我”(即虚假的自我)表现出来。这不仅欺骗别人,更多的时候则是欺骗自己(自欺)。在许多人看来,自我认识中的自欺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这却是一个事实的存在。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在研究“自我”的一系列自我掩饰手段时,就指出过如下几种“自欺”的情形:一是驱除。自我在紧张、痛苦、不安的情景下,往往会把这种真实的存在从意识中排除出去,力图使自己“忘掉”这件事。于是在这种驱除中,许

多自我便会“忘掉”他所做过的使他良心不安的事,“忘掉”他许诺过的可又难以做到的誓言,甚至“忘掉”他的使命、职责、义务、责任等,以此来解脱自己。二是投射。自我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情感和欲望指向外部,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在这种投射中,许多自我便跌入“自欺”的泥潭。譬如本来自己是怠惰的,有一种追求安逸的欲望,可他却心安理得地认为周围的人都有怠惰的品性,是一种共同人性的东西。三是合理化。这更是一种典型的自我欺骗,企图给荒唐的冲动或念头寻找合理的根据。在“合理化”中使自我变得异常虚假,譬如本来自我做错了一件事,却可以“合理化”地借口认为谁都会做错的;本来自我不应贪图安逸,而应该发奋努力,却可以“合理化”地认为发奋努力的目的正是为了有一种安逸的生活,如此等等。

由于自我认识中的这些“自欺”的情形真实存在着,所以,我们对“自欺”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我们应该使自己始终认识到:由于人性的丑弱和偏狭,自我常常处于非常愚蠢、非常可笑的水准上,可自我往往并不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反而为一点微不足道的成功或聪慧而自鸣得意,使自己生活在虚假的自我满足之中。毫无疑问,这种虚假的自我满足只能给我们的自我人生带来更多的艰难和坎坷。

因此,要摒弃自欺的自我,就必须勇于承认自我的缺陷和不足,任何这方面的“驱除”、“投射”和“合理化”都只会使自我堕落和沉沦。许多人之所以平庸地度过甚至毁掉了自己的一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缺陷和弱点,而一贯自我感觉良好。于是,自私、嫉妒、情性等恶之性便在心灵隐秘之处滋长膨胀,以致最终吞噬了自己的人生。

其二,我们必须善于在“走出”自我和“走进”自我中认知自我。人生哲学当然不可能探讨认识自我的具体途径和方法,因为这往往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但人生哲学却可以在这其中提供最一般的方法论指导。其实,当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科学地定义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并指出“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

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①时,就已为认识自我找到了一把科学的钥匙。这把钥匙的奥妙就在于:不能在自我中认识自我,而应该在社会关系中认识自我。这可以说是“走出”自我的认识过程。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在批判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纯粹自我概念时,就明确指出只有从“我与你”的辩证关系上才能把握自我。马克思高度赞赏这一思想,在他看来,这不仅是因为“自我”只是在与他人的联系中才存在,没有“他人”也就无所谓自我,而且还因为他人对自我的认识和评价往往构成自我认识的最初来源。所以,马克思说“因为人来到世间,既没有带着镜子,也不像费希特派的哲学家那样,说什么我就是我,所以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②这种反映的重要性在中国一句古老的谚语“旁观者清”里集中地凸现出来了。

宋人周密在《齐东野语》中有一则颇有趣的记载:一道人于山间结庵修炼。一日,坐密室入静。道人叮嘱童子:“我去后十日内即归返,千万勿动我屋子。”数日后,忽有叩门者,童子告之师父出门未还。其人诈称:“我知道,你师父已死数日,早被阎王请去,不会回来了。尸身不日即腐臭,你当及早处理。”童子愚憨,不辨其诈,入屋见师父果真毫无气息,便将其投入炉中焚化。转即,道人游魂归来,已无肉身寄附。其魂环绕道庵呼号:“我在何处?”喊声凄厉,月余不绝,村邻为之不安。一老僧游经此地,闻空中泣喊,大声诘道:“你说寻‘我’,你却是谁?”一问之下,其声乃绝。这则关于寻“我”的典故可谓是对“旁观者清”的形象诠释。

自我认识还有一个“走进”自我的过程。这是挖掘自我的深层意识,从而追寻和反省自我的过程。这个认识过程也就是把自我置于一定的社会关系背景下进行的自我剖析。当然,由于自我人性中的狭隘和软弱,要完全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但我们也不要轻易放弃这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注释18)页。

种认知努力,而只凭他人的评价人云亦云。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人眼中的你只是他人的,这种认识往往只是一个方面,而且往往还是表层的东西。而自我深层意识中的东西却是含而不露的,因而,惟有自我通过理性的反省才可能获得这隐藏在内心世界的意识或认知潜意识中的自我。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哲人总是反复强调“内省”、“自求”、“反求诸己”的缘由之所在。

因此,尽管认识自我是艰难的,以至于许多不可知论者总要喋喋不休地宣称“你看不见你自己,所见的只是你的影子。”但在人类理性面前没有不可认识的存在,因而自我认识不仅必要,而且可能。所以,无论自我的缺陷、不如意之处再多,我们也不应逃避自我。这不仅是因为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完美无缺的自我,更因为我们只有正视自我的缺陷和不如意,我们才能扬弃它,进而造就理想的自我,从而使自我人生能够有所造就。

二、成功人生的具体践行:实现自我

自我一旦走出自我认识的羁圈,便开始了自我实现的历程。“自我实现”这个概念通常就是指人对自己的欲望、目的、理想的追求获得了客观性的存在。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自我实现或实现自我的过程又可表述为:人对人自身本质的真正占有。我们知道,社会是属人的社会,因而衡量社会进步的一个最根本标志就只能是人的自由发展,亦即自我的一种完满实现程度^①。所以,马克思在描绘共产主义时就这样认为:“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完整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在这样的人身上,他自己的实现表现为内在的必然性,表现为需要。”^②

① 理论界至今对这一问题似乎还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坚持认为生产力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志。其实,生产力的进步只能是手段性的标准,因为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应该是没有异议的。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9页。

而且,自我实现的需要还构成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人创造历史,但这个创造历史的过程却是由每一个自我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完成的。所以,不论自我如何实现自己,这种实现总需要热忱,需要努力,需要孜孜不倦的追求。而在这个自觉或不自觉的追求中,历史便在这样一个众多自我的“合力”中获得了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特别重要的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在自我实现的背后科学地揭示了其中一个真理性的东西:推动人和人类社会的不单纯是自我生存的需要,而是对永无终止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的追求所使然。而这正是自我实现对人生、对社会的一个最根本的意义。也是我们评价自我实现在自我人生历程中之意义问题所应有的一个最根本的方法论出发点。

与认识自我一样,实现自我同样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古罗马哲人西塞罗有一句被奉为名言的话:信赖自我,在自我中实现一切。然而,在我们的理解看来,这种说法是需要分析和澄清的。如果说这是奉劝世人要有自立精神,那么这不失为一个真理;但如果在这里试图找到实现自我的真谛,那么我们注定是要失望的。显而易见,在我们的人生中,有一个基本的事实存在:整个世界并不只是由一个自我构成的,而是有比一个“自我”多得多的其他存在。而这种诸如他人、集体、社会,甚至整个外部世界的存在,总要规定和限制着自我的实现。因而,实现自我决不仅仅在自我那里便可以自由自在地设定,否则,这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在中国古代哲人那里,自先秦以来就有人己之辩。在先哲们看来,世界上存在着两个人:一曰己,一曰人。这也就是说:一个是自我,一个是他人。因而,人在实现自己欲望的过程中,就有一个正确处理人己关系的问题。而且,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传统,历代圣哲总是以“人己合一”乃至“先人后己”教诲世人。也因此,对于他人的存在作“异己”或非我的一种客观存在要限制自我人生的实践活动这一基本的事实,中国传统哲学从来就给予理智的肯定。但是,在西方人生哲学理论中却常常有一种利己主义、自我中心主义的人生理论。

譬如存在主义哲学的自我实现理论就是这样一种理论。萨特就说过：“人无非就是人打算要做的东西，人实现自己有多少，他就有多少存在。因此，他就是他行动的总和。他就是他的生活。”在萨特看来，“存在先于本质”。亦即是说，人的存在犹如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空括弧，是人自己的行动来填充自己的本质。因此，萨特又有了一句被许多人奉为真理的名言：“是英雄使自己成为英雄，是懦夫使自己成为懦夫。”^① 我们承认，强调行动来实现自我，这是萨特人生哲学的深刻之处。但是无论如何，萨特却赋予这种自我实现太多的自由品性了。我们当然可以谋划与设计自我，追求自己愿意成为的存在；但这种自我设计和追求的实现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总是受自我以外的“异己”和非我存在的限制。因为世界决不只是自我的世界。

也许正因为存在主义把自我实现设计得太简单太虚幻了，所以在存在主义人生哲学中，自我总显得那么忧郁、孤单和绝望。萨特认为，自我可以绝对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存在，并按照这种选择去实现自己。但是每一个自我都有这个权力。这样，由于每一个自我都按照自己的选择去实现自我；于是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自我与自我的冲突，这种冲突使自我每时每刻都显得郁郁寡欢。萨特还认为，自我绝对自由地实现自己，而不依赖任何外部的力量。因此，上帝不存在了，他人和社会也被摒弃了。可结果是，这样的自我当然注定只能是孤零零的。在萨特那里，自我绝对自由地选择和创造自己。可这种选择和创造的绝对性在现实生活中又总让人怀疑，于是因着这一份怀疑又总带给人那么多的忧郁、孤单感，于是，不仅“他人即地狱”（萨特语），而且自我有时也会变得可憎，自我只能是绝望地行动着。

由此可见，尽管萨特存在主义的自我理论有不少深刻之处，但其自我实现的理论和方法则是不现实的。倘若按照萨特的理论去实现自我，那么这个自我实现的过程就像萨特自己有时也不免喟叹的那样，是“荒诞而痛苦的”。

① 曹锦清：《现代西方人生哲学》，学林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16～247 页。

V 走向成功的自我

因此,自我实现必须在自我与非我的内在统一中才能切实地实现。如果说,在自我与非我的辩证统一中实现自我,揭示的是实现自我中一个普遍性问题的话,那么,如何在这个基础上塑造一个独特的自我则是一个特殊性的问题。我们的人生哲学无疑也应在其中提供对于成功人生的一般的理论和方法的指导。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有一个著名的命题:“世界上找不到两片相同的树叶。”我们也许同样可以说,人生中也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自我。每一个自我都由于其独特的个性而在与别人的相互区别中存在,并以自己的个性影响他人和社会,从而体现自己人生的独特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个性是自我的生命,没有个性便没有自我。

我们知道,人的个性是相对于共性而言的。显然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着抽象的共性“人”,而只有具体的不同的个人。因而,我们承认任何一个人都有个性,亦即俗语所说的“个性不同,各如其面”。然而,每一个自我都有个性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每个自我的个性都是独特的,具有打动甚至震撼人心的力量。譬如在日常人际交往过程中,为什么有的人令人终身难忘,而有的人则总是很快被人忘却?这无疑正是由一个人是否有独特而强烈的个性所决定的了。

因此,在自我实现过程中,塑造一个独特的自我,就是要塑造自我拥有一个独特的个性。亦即是说,在实现自我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使自己的个性强烈而鲜明。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自我的个性是一个系统。它主要由气质、性格、兴趣、能力等心理特质所组成。因而倘若我们想使自我的个性是强烈而鲜明的,就必须使我们气质、性格、兴趣、能力是独特的而不是一般的。令人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却有许多自我并不做这方面的努力,他们似乎更相信“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一俗语,而不愿在实现自我中塑造自己独特的个性。其实,且不说“秉性难移”并不等于不能移,断言个性品格的“难移”本身就是缺乏科学根据的。诚然,个性中诸如气质、性格之类的生理基础是先天遗传的,但世界上不存